



活所遺景

九之十終

和16  
1371  
62





活所遺藁卷第九

題四書註者考

四書載聖賢之言註釋集先儒之論而講讀者罕知其爲人之才德孟子曰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薛方山氏獨歎之嘗著四書人物考寔有功干學者然後寥寥焉未聞有考註者於是吾人會聚而繙閱歷史一統志建寧府志伊洛淵源錄名臣言行錄尚友錄晦菴文集等以誌其傳者若干人未按出以俟他日者若干人其捨脫脫之舊史取希齋之新編去駁雜就純粹之義也嗚呼吾人會聚而困酒食低頭而



六耳遺書 卷之九  
費精力果何事哉口耳出入之學乎村師頑童之日  
課乎取青媲白比月聯風乎群居終日言不及義之  
徒乎若傭書而無班仲升之嘆乎不知備覆瓿蠹魚  
之用乎抑又爲可拾青紫乎此豈智者之所爲耶若  
或有畜聖賢之前言鑒諸儒之往行以爲今日處世  
安分之資則無愧乎上帝降衷之訓

鬼簿便覽引

架不鄴侯而偶有大明大一統之志讀之叙人材秩  
秩焉前茅名官敬大臣之義也流者寓者名官之一  
變也不能不嗣焉又續以人物不遺賢也賢聖亦有

不仕者又續以列女女子之人物者也尾之以僊釋  
不忘方外也或曰異端之人歷史不立傳范曄之方  
術前修尚貶焉矧乎浮屠曰彼一論也此一論也汝  
言史也此乃志也某境有觀某山有寺旣志山川則  
寺觀曷除其主者不可不記大都編輯四足而毛者  
載虎而不載鼠豈可謂全書耶烏掣記事雖不詳備  
名數則不下二十一史寔博識之資舍之奚取焉然  
方而殊域而異以故 國朝學者踈于州郡之建置  
暗於府縣之沿革望洋而不能檢討東而尊閣之予  
甚憾焉於是告五十川坂本內波三氏以類聚各部

之下爲之目錄彌曰鬼簿便覽庶幾免望洋尊閣之憾乎是爲引寬永辛未春之仲書于活所文房

聯句長篇序

我邦聯句之作不知其備也空華子作序謂焉及于近世愈盛愈不成文理亦不見經史之全文百家之博議豈敢有爲文章詩賦之料乎哉余與諸生劬古人各出一聯作聯句長篇既初自一東欲終于咸衙雖然隨白駒紅燭之跋過而初不期城南與莎柵其對有數體曰不對體起頭與結尾也隔句對在其中曰青白體拔青婉白之常體也曰抑揚體褒此而貶

彼也曰一意體所謂二句一意也曰體用體上句言體下句言用也曰物我體我與物對也前三體易造而後三體難矣曰同扁體例道遙近道邊也曰異類體如風對蟲之類也曰雙字體一句用同字是也此三體格外之所造也於戲變體苟不止于此蘇新黃奇其亦不可學乎哉作者誦者可自察焉與遣一座之興知五字之哦乎庚辰秋九月日識

矛書序

余聞王者之兵以德勝霸者之兵以義勝其次以智其次以勇未聞以矛勝夫所謂撫劔疾視曰彼惡敢

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一人之敵項籍之  
所不學也而况不為項籍者乎然則予可捨乎雖然  
事有大小理無大小能知勝敗之理則庶幾乎項籍  
學萬人敵之意矣衣笠七兵衛武慶善予術者也其  
亂火為陽法水為陰明德為極皆熟於予之名也得  
于心應于手人罕到此乃為予書六卷以傳世田丸  
城主久野三郎左衛門殿善遇余久矣一日謂余曰  
武慶予書亦非欲練士卒乎固用武之一事也請序  
焉因茲述余所聞大勇小勇之辨以諭焉甲申冬十  
二月書于南紀宅

櫻譜序

凡至尊者不名而知不特帝王侯伯而已於樹花亦  
然洛陽牡丹西蜀海棠日本櫻是也牡丹海棠皆各  
有譜余獨憾櫻之未也信筆作譜亡慮十有五種然  
有一種而小異者有州郡異名者有因土壤而肥瘠  
不同者有隨寒暄而開落異者有隨雨暘而色香不  
同者則人必曰不盡於此譜此惟記余所聞耳觀荆  
公山櫻詩則中華不可謂無茲華茲華不可謂無香  
惟各有土宜而無桐谷鹽竈之類故土人不甚玩者  
耳亦猶如此邦無御衣黃白舞青猊之屬巖惟肖謂

宋諸賢集中不得見之嘗質南遊者說云彼方無此種則皆不之深考也書以告同志者丁亥春三月識

書東海一漚集後

元和庚申之春到裝潢者之家閱斷篇敗策堆中獲斯一塊乃妙喜老師之遺稿也何其幸哉予每念生乎其國而不知其國之事跡豈可謂之書生哉然自從國綱一廢而三代實錄之後不聞復有朝姓之史而後文章入禪林彼月中巖練虎關其翹楚也博學文章冠冕古今嘗編日本紀有議不行可惜而可悲元亨釋書之編雖異教之史畧有可觀者又讀

濟北集至賦章通衡詩話等則雖中華大家之文人不多讓矣誠國僧之所絕無也吁拈古頌古之類非吾所欲觀中正子之外不見一篇是憾惟多而今幸獲之讀焉古賦長篇上建武天子表原民原僧辨朱文公易傳及藤陰瑣細文明軒雜譚諸篇以予觀之則全無僧家之氣習宜哉遊諸夏文物之地接鴻儒達官之人者年舊矣視濟北集其誰容觜其間哉然其不足過半矣不知有幾許發明幾許故事矣其有議不行者弗敢論之否者亦如若斯何哉庶幾得全書謁先師惺齋先生以聞此言然兩不可得也而

此集之求也出于不意復焉知全書之不在唯泉下不可作也淚浪浪

筑紫雜志二十條

豐後諸山有濤春爲岸之跡行路睹之其高各十餘丈山低者不及其跡予疑問土人云傳稱此郡海底也而唐船來往今鄉有船衙船內之名爲此也復往往掘得古船材予辨之此非海水也必湖水也特與伊豆國箱根湖相類焉東北隄障或遭震圯或外海水擊之或內湖水穿之日朧月削致若斯耳若夫海水則其高何到茲哉昔依山成人跡故訓日本曰山

跡此郡民亦然耶 右豐山

波野數望茅蘆連空天風飄飄春夏則如蒼波秋冬復似白浪波野之號不誣矣吁能名之或云春夏則令人遺憶青草湖秋冬則想觀白沙湖蓋豐後一奇觀也 右波野

語東征之險者莫若箱根渠實有石原枯木上長下長猿滑等坂今茲無坂之坂倍於箱根而名無坂何也予按謂大稱莫大之類也非有佗矣又曰自豐後視之如無坂故名此說亦通 右無坂

按日本紀阿蘇津彥阿蘇津姬此郡之主宰也而薨

後作祠祀之者而已彼佛神水波本地垂跡之誣說非予所知 右阿蘇神社

阿蘇山之烟如峯如濤如蓋如雲如菌蕈如雨傘日照變紫雨霽成白天昏則似黑鐵鉢夕陽沈山則似赤壁萬丈亦似咸陽三月之紅寶羈中之壯觀足博心目之量妖僧以此託地獄之焦巫覡以此擬山神之忿郢書燕說以爲口腹之術上而大人下而黔首不之察不之疑以至窮餓父母兄弟而奉資佛神尚爲不足焉天下比比皆是不翅阿曾烟而已凡山有砒礬硫之類則有火焰有湯泉崑岡之火地獄之燎

耶香爐之烟山神之怒耶驪山之湯何爲者哉雖然阿曾之烟飛灰落數十里田萊爲之荒花樹爲之瘁山神若靈覺額厭之抑有何怒爲之哉嗚呼試歌悲哉行一曲矣和者誰 右阿蘇山烟  
阿曾南鄉羣山亦有湖岸之跡土人傳稱阿曾明神蹴開放之今南鄉阿曾兩河合流處此其所也以地勢見之實宜然焉又稱西南有御山外島二山此其蹴開之士也不知然耶否 國朝無傳風土記者將據何考證哉 右阿曾湖  
南鄉川阿曾川合一爲白河經合志益城託磨飽田



諸郡入海檜垣石塔在河西蓮臺寺烏乎斯河之利  
耕田也諸郡不可一日而無焉然由姥之一歌聞於  
天下則歌詠感人之深者於是可見焉善之可勸惡  
之可懲其始也可不謹乎 右白河檜垣姥塔

廢宮在城東北龍田山上狐鼻蘭桂之嘆其不亦在  
此耶 右豐國廢宮

寺在隈本府城西北一里寔中和尚草創之入元參  
楚石琦禪師得許可法語而歸真蹟遭兵亂奪不知  
所在法語今傳于世予亦得見之幸哉 右成道寺

初此山名梅谷應永三十三年丙午  
十二月建有獅子岩象王石坐禪石

寺在河尻庄彌大梁山其宗曹洞而開基寒巖和尚  
也高第鐵山嗣住之有欲焚者訟諸朝廷命以磬一  
聲詩先成者住之鐵山應聲曰先王綸旨定封疆寺  
彌大慈山大梁從是兒孫相繼住盡乾坤裏有誰妨  
莫不賞者彼不得盡辭愚谷仁叟共鐵山之師弟也  
是為三派 欲焚者豐後萬壽寺慧文字云 右大慈寺

隈府正觀寺名熊耳山開基大方和尚也檀越菊池  
肥後守武光也千光國師傳法秀山秀山傳法大方  
後秀山來正觀寺故復稱兩開山云 右正觀寺  
山在隈本城西一里巔有杉叢如髮孩總角然其中

有池云爾惟城外之最高爲城中之具瞻猶若金陵之鍾山平城之三筮長安之南山平安之良嶽雖謂之鎮護國家山亦可也 右金峯山

枯木寒鴉幾夕陽文文山題張許雙廟詞也歸牛載寒鴉過我滕先生銘弱浦管神廟序也因這兩句想觀張許文管滕之爲人悲歌慷慨之泣磊落蕭瑟之念不期然而同矣先賢後賢何其一揆哉千載之下讀之不骨酸不毛豎不膚粟者抑亦何人乎 右寒鴉夕陽

巖戶違隈本城西三里安置觀音石像鹿子木寂心

遊焉道躡月舟彫牌巖左自詠書曰立出之旅乃衣農日毛暮波歸楚行牟本能阿里加耳大永八年戊子九月三日三河守親負又有之曰預修明明心地全萬萬又千千窮盡世間見性靈在自然前住持悟宗叟書巖穴之中有古文刻靈巖洞三大字東陵書三小字筆力遒健刻畫精緻非今世所及者愚按東陵恐是曹洞派永璵者歟與夢窓國師及葩春屋友善故書夢窓塔銘若夫否耶予乙丑季冬遊茲山縱觀焉怪岩奇石異草嘉樹澗水潺潺下落萬仞西則間隔海水望肥前之雲山山深人遠恍忘去來爛柯

山桃花源豈其妄言哉予自少好探幽求奇未見如此之處又聞之人曰自詠心月舟義歌曰乃世天由久乃利天由久登毛白波能心乃月農夜半能秋風以此二歌推之則寂心胸中不凡人也蓋當國之使君云漫筆以充好古之一事 右巖戶

明神之剗社於室津也不知其時室人曰從日向國御舟先泊此津而後遷山背賀茂賀茂有船祭此神御船之儀式也先於賀茂也必矣賀茂人曰先造宮賀茂社司各受田後勸請室津故室人來受賀茂五段田此後於賀茂無疑矣是以兩家不相降此是室

社家鳥井大內大膳大夫詮平之說也雖曰不經記以備異聞 右室明神

杲東明彌半雲齋博學人也住幡別栗栖 右東明龍澤天隱幡別揖西郡千本村人也棄於道路故不知父母千本慈恩寺長老養以為僧 右天隱師諱元志字寰中俗姓小足肥後國合志郡人也父常信天滿宮勸請隈府赤星鄉嘗禱子一夕夢賜扇而子生焉其扇骨露無覆紙是出家人之象也故投正觀寺正觀寺肥後之禪刹而千光國師之法孫也遂入洛寓建仁西來院復依南禪寺爾後遊中華參

楚石琦禪師禪師贈以寰中歌今傳于世歸復住正  
觀寺築菴名西鶴軒檀越肥後刺史菊池持朝請寰  
中剏成道寺號萬歲山終寂于茲寺壽八十三歲辭  
世頌云日本非生土大唐亦客鄉虛空兼法界平等  
我家常昔讀楚石之詞偉造詣之惟深也今遊萬歲  
之山察耽嗜之甚清也予好古之癖不痊矣詢於住  
僧有行實塔銘年譜否也不嘗睹片言隻字之有在  
也聽彼唇吻記其梗槩以充小傳云 右志寰中傳  
二月廿五日從太守遊其處違府城西南三里在海  
中即河尻河港也波涵巖露如白衣之人古人歌詠

順德院  
同母弟  
也母名  
藤原重  
子重俊  
明門院

其不亦宜哉今俗名裸島 右風流島  
諱義尹字寒巖顯德院第三皇子也母贈左大臣範  
季卿女也順德院建保五年丁丑生矣出家之後世  
謂法皇長者為此也登比叡學台教後參永平道  
元禪師意尚未歎焉遂入宋國躋天童山謁如淨禪  
師時宋理宗寶祐元年而師三十七歲閱四寒暑而  
歸住博多聖福寺繼徙肥後別居小保里鄉隨素妙  
尼之請剏如來寺建治二年丙子疏於四方造大渡  
長橋甚極偉麗莫不依其慈濟者刺史源泰明重師  
道價為法場之外護弘安六年癸未告諸檀那構一

寺於大渡安置釋迦文殊普賢像凡堂塔器具不可  
 不有者盡有焉初師南遊明州之日愛大慈山之佳  
 境而不忘於懷今大渡之港偶似明州故斯寺名大  
 慈山名大梁者以長橋之故也龜山法皇聞而崇之  
 以託睿願迺賜宸翰額時皇無不下勅命而褒焉正  
 安二年庚子八月寂世壽八十四塔曰靈根上足五  
 人斯道鐵山安土愚谷賢常仁叟淨大智各旺師化贊曰  
 予遊大慈土曠僧野無可觀者特睹師遺墨而已於  
 是思之觀師之心舍此何有哉温雅壯麗不墜皇家  
 之風若非方外者埤澤之呼可按焉揚子曰書心之

畫也信矣斯言予非浮屠氏而眷眷于此何哉惜乎  
 其才過高而不見孔孟之日月 右寒巖傳

新刊本朝文粹跋

昔者文章之隆盛也代不數人人不數篇是故浩瀚  
 汪洋難乎見其槩復各有一家之長不兼諸體此所  
 以不能不編文粹歟不翅本朝然梁輯文選唐撰文  
 粹宋之文鑑元之文類皆板行于世遠傳外國獨本  
 朝文粹無刻本偶家藏者深祕焉雖無一鴟之癡殆  
 幾乎絕滅好古者之憂莫大焉余亦性嗜文章嘗有  
 志於新鐫介然胸中而尚未倦宦遊東西奔馳是歲

亦客居武江一日洛陽書生贈余書曰僕之舊知有  
江村知求者鳩劖劖氏刊本朝文粹七閱月而竣願  
君一言跋之嗟余何言茲刻一成而余之志亨矣好  
古者之憂解矣嗟余何言若夫不獲已試揭文之又  
粹則三善清行之意見封事及奉管右相第一書乎  
或足徵於政教或能明於進退所謂質諸鬼神而無  
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斯二篇不爲徒文讀者  
宜盡心焉乃書此以答彼寬永己巳夏六月書于武  
江之僑居

書扁鵲畫像

賣卜者稱庖犧業農者稱神農談兵者稱黃帝學醫  
者亦稱神農黃帝此小術家之所以取信於當世而  
逞其言也孟子既辨許行又曰善戰者服上刑且先  
儒論本艸素問非神農黃帝之書然非其才氣超人  
之遠者不能知其稱之之不智也醫者道允新圖扁  
鵲像請余一言於戲何幸有是心而有是舉乎哉余  
知其所以然道允姓杉立氏累世武人也爲人剛直  
片言折曲直其少也不以一毫挫於人爲知己者死  
而不悔也然生乎天下無事之時執戟之士不售於  
世今則以和易剛退而業醫活人不可勝計雖然不

活可遺集 卷之九  
十一  
屑醫療之爲生產往往慷慨而歎歎每謂友曰當今  
之世而業醫也素雖仁之一術非丈夫之所宜爲也  
此所以其才氣超人之遠者而不諉言於神農黃帝  
耶  
書先聖畫像  
有人齋先聖畫像來請贊詞古人云譽之則贊辨之  
則淫贊豈敢焉然世知尊夷狄妖妄之鬼而不知仰  
中華聖賢之風今斯人病焉此廼是非之心也良知  
之發見也先王以此治之先聖以此教之先賢以此  
傳之斯人以此請贊愚夫以此辭而不贊若能勉焉

擴充之非復吾人之大幸也耶遂書以代贊詞

書大義寺額背

按舊記云南禪蘭洲禪師諱良芳若州人嘗從雪村  
和尚往播州道譽酷高乃建大義寺寺臨揖保川故  
名鹿苑天山相國筆其額余叔父月海宗旦偶獲之  
珍愛之余語所舊見則請書其事謹書

書白樂天對酒圖

人之處世也苟難矣若樂天則足矣先儒謂樂天與  
楊真卿爲姻家而不累於真卿與元稹牛僧孺相厚  
善而不黨於元稹僧孺爲裴晉公之所愛重而不因

晉公以進李文饒素不相樂而不爲文饒所深害推其所由惟不汲汲於進而志在於退是以能安於去就愛憎之際每裕然而有餘也此實樂天之所以能處世也而吾人亦不可不知焉迺語諸吾友半井壽菴壽菴曰唯唯我所欲聞也願令畫工繪其像足下書其上可也乎遂寫唐詩畫譜所載簪間清風簞松下明月盃幽意正如此况乃故人來之圖漫筆以還之壬申夏四月日

書退藏扁後

吉田素菴之席上遇藤本宗舟者數矣面貌相熟謂

余曰素菴嘗爲吾書退藏二字君復跋數行添草堂之顏色則吾願足矣余聞宗舟之平生也吟倭歌慕盧陸跡彈琵琶談平家舊事交汗素菴四十餘年相與論筆法實有隱君子之風而退藏之名不虛矣而今素菴已爲泉下人感激而書之

書杜生五郎傳後

肥後一鷗上人與予相親久矣而知其爲人也熟矣性好隱逸好書畫與世背馳嘗自畫杜五郎圖求書其傳於上諸書雖載其事莫先於夢溪筆譚亦莫詳焉遂書以還之



書與田慶安新製諸瘡銅人圖

銅人鍼灸圖多矣而未有效大明御醫于菊潭之勤苦校正者矧乎諸瘡之腧穴莫能檢而為之圖是故與田氏慶安憂之於是根於菊潭考於羣書按于家學發于自得以為側偃二圖疑者闕焉煩者刪焉庶乎無誤焉乃掛牆壁且傳子孫告余題其上嗚呼慶安之勤即菊潭之心也豈翅為已為子孫而已矣他日浸梓廣施則天下後世醫家病家被其澤者淺淺乎哉寬永乙亥冬十一月書 右側形圖

行五色五時五方之所主所屬俞穴鍼灸之所在所通為醫者不可不知焉豈可以疾與瘍別哉與田氏慶安以瘍醫名于家復能通疾醫一日見于遵古鍼灸圖長於諸家慨然慕之作諸瘡二圖以示後輩其志可嘉遂書 右偃形圖

書藤高光像

藤高光者閑院右大臣師輔之叔子也母雅子內親王仕為右少將從四位下乃邑上帝之外戚也其為人也清介而厭經世網道在橫川之日帝贈之歌曰都與利雲乃八重立與山濃橫川能水也佳與加留

良牟答曰九重乃內乃羨常耳乞志久天雲乃八重  
立山波住憂之嗚呼歌者意之所發也能知山林之  
艱苦而遁故終身不變若在常人則必答謂橫川之  
雲水勝乎九重之榮輝又必謂高光悔處洹寒地而  
戀帝王居宜哉不識千仞之鳳凰九萬里之大鵬而  
怪皮冠于許由疑加富于夷齊以辭害意以意害志  
者也豈足與斯類語高人之出處乎哉高光雖曰不  
知聖賢之學而信浮屠改名如覺世彌談岑少將入  
道非與若花山法皇西行法師不善其終之徒可同  
日而語焉初述所思曰可具波加利經難久見由留

世乃中仁羨之具毛澄留月哉聞者曰斯人必不可  
久居斯世矣可謂能知言者矣而今安在哉余與一  
貴介談高光之出處乃命畫工圖其像請余書其事  
余原有感于懷故不辭也丁丑孟秋書于武江之邨  
第

活所遺藁卷之第九

活所遺藁卷第十  
 自書乘鯉仙人圖  
 然天猶不附此內不覺於五命  
 得赤鯉愛其色養池中生角翼乘而去者子英也入  
 涿水取龍子與子弟約歸期乘而來者琴高也今此  
 圖琴高之來耶子英之去耶問諸畫者  
 跋敬字  
 諸儒各有悟入處明道伊川以敬紫陽以窮理金溪  
 以易簡南軒以義利陽明以良知吾友休軒請余大  
 書敬字以揭讀書之室其志于兩程之學也可知可  
 嘉焉

活所遺藁卷第十  
 自書乘鯉仙人圖  
 然天猶不附此內不覺於五命  
 得赤鯉愛其色養池中生角翼乘而去者子英也入  
 涿水取龍子與子弟約歸期乘而來者琴高也今此  
 圖琴高之來耶子英之去耶問諸畫者  
 跋敬字  
 諸儒各有悟入處明道伊川以敬紫陽以窮理金溪  
 以易簡南軒以義利陽明以良知吾友休軒請余大  
 書敬字以揭讀書之室其志于兩程之學也可知可  
 嘉焉

跋昨淵菴後

觀世之盛衰以驚于心入釋門觀無常是兒女子之見也今此昨淵摘明日香川之歌以為菴名寓陵谷變遷之嘆者而丈夫之一事也見者識其異同乎哉雖然羊叔子峴山之渡杜元凱漢水之碑君子有論焉

跋自求菴後

自求多福之語作于文王之語述于孟子之論若能自得此意則有仰不怨天俯不愧地內不憤於五倫之交外不愠於天下之人優入聖賢域而不覺其所

以然者某扁於所居以自求豈其無所自得而有斯扁哉其為人也不可言而知焉

書英菴後

德之充於內者謂實才之發於外者謂英譬之草木之有始終故曰蜚英聲騰茂實醫生玄良字其菴曰英庶幾乎知始終內外者歟以往不可測也

書通鑑綱目後

余友卜齋丈人語余曰高力攝州遷領肥前島原赴鎮之日將黃鏐貳錠為留別之貺若以此滿于篋中閑物也充綺羅珍羞彫飾之費非所願也乃買通鑑

綱目全編不空其惠也欲請足下書于其後識于後人奈何曰贖哉丈人之爲也昔人有謂遺子黃金滿籬不如教子一經丈人苟似焉烏掣時俗之所不爲而讀書者之所慙也自時俗觀之不以丈人爲癡歎者幾希矣雖然昔人丈人豈必果癡歎也乎戊寅仲夏書于武江

跋鍼灸聚英

鍼灸聚英及節要二書昔渡而今否又

本邦未有

鋟板者繇是世罕刻本竹田蒿菴偶藏焉吾老友坂卜齋好古之志不已繕寫以傳家此豈一家之寶

而已哉擴而及之天下之寶也人其勤哉

跋廟筭圖

先儒程氏作四書章圖總要到于今行于世以主易覽也余原徇其意系孫子五事七計號謂廟筭圖嗚呼古今談兵之書不知幾百家也牛之汗棟之充不足道矣然莫過於孫子孫子之大綱亦得非五事七計哉其主之有道也法令之行也賞罰之明也文事武備兼備者而雖曰湯武之征伐何以加焉且暮覽斯圖而自反焉則所謂思過半矣而前知勝敗之數無愧廟筭之名歟前知勝敗而喪師者余未之聞焉

已卯春二月書于武江

書淳化閣帖後

余閱明搨淳化閣帖數本未有如此古意存者此本  
嘉隆之際吳嘉汝和摹勒王著躬刻賈似道故物而  
玉泓館重刻者也不知玉泓館即吳嘉刻石之所在  
歟可寶焉此本偶脫顧從義文彭二跋遂寫而副之  
已卯夏四月二日書

書懷素自敘帖後

丙子冬十一月五日此帖入活字文房是歲明賈所  
齎來我長崎也今偶獲之予時居洛之故也同刻已

在建仁寺普光菴僉曰希世之寶也予一見之不覺  
口津津焉而義不可致也魚與熊掌不足言矣烏寧  
何其幸哉此帖多長處非摹貌非翻刻古法雙鉤郭  
填而無纖毫差矣衡山先生司其事則與薛稷定武  
本唐摹蘭亭何以異焉刻手精密固非淳化諸帖之  
比有目者可知焉且諸公跋多矣吁終身之寶哉

跋直字

於戲浩然之氣至大至剛而其易餒也何曰無養也  
其養之也何以爲曰以直若夫安排而無害則各存  
乎其人此孟子之意也宜勿忘于心矣

書馬毛同異圖

自古傳言毛色有三十三之異然其名與圖并不傳矣狩野山雪丈人今代之畫師也惜其愈久而愈失也旁問詳辨以畫此圖而教子孫予嘉丈人志之專也業之勤也有慈于貽厥無貪於錢穀題以馬毛同異圖真博古之一事也覽者何爲

書黃山谷此君帖

予家貯法帖尤多嘗謂懷素自敘帖勝甚而莫此若也然竒於觀而不宜學也今此此君帖兩得之矣固字大形怪不真不行書家之鴛鴦金鍼併以呈露古

人謂見古名書則長一倍余見此豈止一倍而已趙子昂於蘇公書醉翁亭記云爾吾於黃公此帖亦云爾吾家之定武是爲鰲頭末有大江帖亦自敘帖之流亞也辛巳冬十有一月書

書月哉亭扁後

千古尤物之評莫若月之與花也而花之有開落不若月之常在矧花有妖女美婦之態度月有高人隱君子之風乎豈其不然乎吁其月哉

跋信字

百行萬善莫優於信三綱立于此五常根于此聖人

警此于大車小車之輓軌可仰可敬

為上坂左近書風竹圖

伊川先生謂人之於怒也須如風動竹余謂一生萬事亦宜如此識破聞君環宅多竹旦晝觀焉體認如何

告江宗珉詩跋

心意之樂皆耳目口鼻為之役矣好惡由人而異古今之所同也愛馬而成癖視蟬翼而喜亦未可全謂焉夫禽蟲之聲亦好矣而不可恒聽之琴瑟今世寥寥焉山水泉石雪月烟花天下之壯觀也然看之有

時玩之有處而難乎即日坐致焉古畫令人幽古劍令人爽俱無十五城之價則不能獲也且有卷舒拂拭之勞茶菓雖足慰閒不及酒遠矣焚香宜于寒時而不宜于熱時以余觀之書也帖也銅器也微醺也無數者之累為聞覽之勝於戲書之樂也舉天下之物不足較其萬一矣三者乃讀書之資也遂跋

跋存養軒後

至聖生知安行大賢以下存其心養其性况學者乎若夫不存不養如視空宅於是乎聲色侵矣老佛襲矣銅臭蠹矣易牙來矣大凡綱常之所斃無所不至



悲夫今請大書二字以揭于讀書處嘉其感動奮發於聖賢之學而書以告之

跋聽濤 夜靜而聽濤靜中有動也聽濤而心靜動中有靜也

動靜一體於是乎可知矣若夫聽焉而思天地之大感風雨之候悲歌慷慨之心崩而不屑塵世之事則

各存乎其人非它人之所敢議也即吟曰天風常送海濤來丙戌仲秋書于家塾

跋長嘯先生和歌 天地乃升降遠多免之登也人乃別毛習初遣武

天地有升降之理男兒生而有四方之志能曉此意何肯傷離羣而索居乎

都人心筑紫耳行舟乃真帆仁也和氣武八重能潮風

皇都紫陽行舟萬里受風無恙分潮能達此祝行舟之詞也

心由久舟出奈良須波以可波加里思乃綱乃引

毛留那武 今日之舟行意之所欲也否則予之心緒必繫之思

友之情無所不至

友之情無所不至

見之人乃獨獨可出天以奈八誰登詠武故鄉乃月

看月而念鄉別友而感月皆戀戀之情也

長月乃在明乃月能影與里毛心纖波別也遣利黯然而銷竟者別離也恍然而傷心者月影也臨別而仰月其情可知

人乃世耳逃左利遣留別路乃別乃外八相見天之可那

生別非不可道也可道而不道豈不傷于懷乎

大方八字土乃小島乃名毛鬪良之字登久天人

仁阿良牟登思遍波

因名而探實傷疏於友之心切矣

住人八以天心勢與風流島在天不物遠浪乃濕衣

讒人之可畏豈翅具錦之比而已乎朋友之所宜勉也然不有至親之心亦有斯歌哉

鴈加年乃鳴天渡良波事問牟人乃玉章有也無也登

漢有蘇武元有赫經皆信及飛鴈者而天人之所深感也唐詩和歌詠而不絕宜哉

此度乃紅葉乃奴佐波左毛阿羅波安禮歸袂乃  
錦登遠見武

採管公之歌以期晝錦之榮祝遠別之詞出于至誠  
癸亥九月余從加藤肥後太守赴其國長嘯先生惜  
別詠歌者十首賦七言律者一首作倭文者一首述  
吾人之事情也殆乎盡矣蓋君子贈言之遺意也時  
余二十九歲而今已二十四年矣寔嘆流光之不少  
過也余友大久保忠舊丈人愛玩其歌而不已矣請  
副漢語以廣其意是亦奇思也不可不書

書訓點法苑珠林後

倭國中土天竺地遠言異是故倭國之不能不訓點  
於中土之書亦猶如中土之不能不翻譯天竺之書  
也學其道者孰可不勤且勞耶肥後秋澗日收上人  
余方外之交也行年七十訓點于法苑珠林人欣其  
便于講讀矧諸版以傳永久上人遠勞書信請跋于  
余余不識佛書不識一得一失之所在焉莫可序其  
言者然遠人之請舊交之好勤勞之至俱不可拒也  
且復贈以普賢乘象書鎮似乎以爲潤筆能知余愛  
古銅器也其情亦可喜遂記歲月以當跋丁亥春三  
月某書

題耿耿室

晨星河漢耿耿於朝  
微月書燈耿耿於夕  
人皆見焉無朝無夕  
耿耿者有在人莫得  
而見焉者無已之耿  
耿也君子於是乎不  
愠讀書而不已於戲  
亦樂矣哉

矛銘

維斯矛利貫鏃彼至剛我久要應肥後太守之命

播磨國揖保郡德行寺鐘銘并敘

那波祐慧老人播陽人初貧後富子孫甚蕃其為人篤信而有慈復能奉佛所謂德行寺其氏寺也慶長丙申二月卒于飭磨郡姬路遂遷葬德行寺時年六

十有五嘗娶園山氏生四男曰宗顯曰德由曰宗旦曰春幸又有一女曰妙意烏零老人既沒三十三年于茲兄弟五人無一死之悲有蝨斯之歡無閭牆之慙有倉廩之盈如此者世罕見其比於是四男相謀曰鐘者梵宇之大器也而今德行寺無在焉不亦缺乎夫述老人之深願克報恩之萬一當莫若鑄鐘乃崔冶工鑄焉且命余爲銘余德由之子而老人之孫也非可辭之事故不顧不文謹銘銘曰德行教寺巨鐘亟成更不求覺靈響鏗鏗衆力不假四男惟營此孫記事是亦一榮百千萬世冀傳其聲寬永戊辰孟

春之吉某撰

嗟峨千光寺鐘銘并敘

吉田了以叟建千光寺安置千手大悲像其嗣素菴造樓懸鐘寔寬永辛未七月也明年壬申四月請銘於余余謂鐘也成於黃帝舜禹之時見于六經世本等之書自釋氏一入中國置之佛寺以來世人知為梵宇之物不知為朝廷之偉器也豈翅饒鐸鈺鈴鼓磬之屬而已乎文章官職殿閣園庭凡可備壯觀者莫不竊採以為已有而逞其術粉飾其法悲夫素菴出釋入儒之人也而今若斯何哉是亦尹焞從衆人

拜觀音不違母訓日誦金剛經之意也若知其情復何害之有夫雖銘功鼎鐘也叟之事實別有碑銘敘在焉今曷敢贅其銘曰家維鼎食鑄鐘宜矣其音清越豈存銅滓大小寬窄各自有軌雕琢周密不儉不侈山河礪帶爾形不毀

紀州若浦廟華表銘

東照揭日華表劉石維明維堅萬世垂跡

肩輿書格銘

離却家塾無日見書烏寧維爾繫在肩輿有似匏瓜愧其名虛世無實行寧爾與余丁丑四月二日書于

天龍河上  
朝鮮硯銘

朝鮮之產日本之寶若此維何車書同造置大聖殿  
待日杲杲貳之六經以傳斯道豈翅舐筆玩彼麗藻  
丁丑秋七月應朝散大夫淡州太守藤亨先生之請

儼寶瓶銘

吁儼寶瓶吾祖所撫遵其四印龜其四乳吾祖祐慧  
行合規矩人亡器存子孫勿侮

藍田硯銘

擇石之美者彫琢為硯其德不讓于玉璠之藍田亦

豈自銜

書格銘

何為為格讀聖賢書讀了何為欲居廣居淫聲宜遠  
佛寂老虛能事君父豈獺與狙應平井某之索

紫硯銘

色紫形方其中為瓢玄雲時出仰見九霄為風菴老人

書格銘四首

格上何載書也儒醫讀焉何法明辨慎思為休伯

一格萬卷儒醫之書心得躬行豈徒獵漁為驢菴

斯格何器載聖賢書能讀得意誰謂器虛為玄甫

載醫書而讀兮軒岐遇之觀儒書而思兮孔顏在茲  
能讀能思兮勿流于巫覡老佛及秦儀為悚涓

劃牛硯銘

有牛在硯飽墨舐翰若夫負書勿厭爾汗

燈石銘并敘

寬永甲申季冬紀伊國主命工造燈石一雙助天海  
大僧正冥福其銘曰石燈不滅德貫幽明

御香宮燈石銘并敘

正保乙酉春三月紀伊國主命採熊野石造之以為  
御香宮神器惟因所產之土地神與祖神之所由出

及疾病禱爾神祇之意也其銘曰石燈熒熒誠敬耿  
耿假燈顯敬神其深省

六合枕銘

上下四方石枕稱意寤寐靜思六合之妙不可秘

神農贊

勅教耕稼始嘗藥石察水知避就定市令交易宣大  
德於華夷流厚澤于今昔記取君臣佐使術本在至  
仁壽國脈為杉立道允

應大田備中守殿請題虎圖

戲靠大竹兮斲停飛走視物耽耽兮應是武夫之家

獸

題負筆龍馬

負筆兮龍馬勢如出河時謹嚴知一畫叔世遇庖犧

先妣園尾氏墓誌

先妣諱桃姓園尾播磨國班鳩里人也其父名西遊  
為其土豪以智見稱娶園山氏生先妣時天正四年  
丙子之歲也生而聰慧端嚴父母鍾愛超越他子爾  
後從父母徙龍野鄉及十有五歲嫁于吾父德由姬  
路之家既嫁而舅姑諸婦之際有孝友之譽未幾德  
由遘痼疾十餘年不視家事殆死者數矣其晨昏服

事不墜生業教子諄諄也非人之所能及凡婦道之  
可稱者莫不畢備遂以慶長十五年庚戌秋九月二  
十四日終矣齡止三十有五嗚呼天乎抑亦勤勞無  
逸之所致乎是亦不可測也有子三男一女予時十  
六歲辰妹七歲竹兒二歲狗兒一歲不圖屯難之若  
斯矣悲哉狗時俗習祝髮之後揭灰於西野廼拾遺  
骨收諸佛寺明年余移居平安以來牽世務奔東西  
不覺歲行之速復忘故山之形慨然而泣下謂母死  
而不墓慎終之事缺矣有墓而不祀追遠之禮絕矣  
然無墓無祀者豈不自愧于心耶今將創建焉雖然



無全身可奉焉欲為奈何可封遺骨乃遣人索遺骨  
 佛者曰既死成佛不隔凡聖故混諸骨不辨誰何然  
 則可以止耶此舉也何止可封其祝髮古人祀虛塚  
 者不少若夫有信則如鑿井而得水豈分髮與全身  
 耶何況髮即先妣之遺體也乎於是築墓于東福寺  
 永安院以奉納其祝髮元和八年壬戌冬十月八日  
 墓成矣自是得歲時祀之吾之願達矣不可不以誌  
 維時寬永二年乙丑冬十月十二日謹誌

于即  
宗院

活可遺藁卷第十

寬文六年正月吉日

室町通鯉山町 小嶋弥左衛門開板

